

Albert Camus

加缪

〔法〕阿尔贝·加缪
沈志明 选编

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主子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微不足道。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读本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阿尔贝·加缪
沈志明 选编

Albert Camus

加缪

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主子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微不足道。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读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缪读本/(法)加缪(Camus, A.)著;沈志明等译;沈志明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10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ISBN 978-7-02-008692-4

I. ①加… II. ①加…②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6018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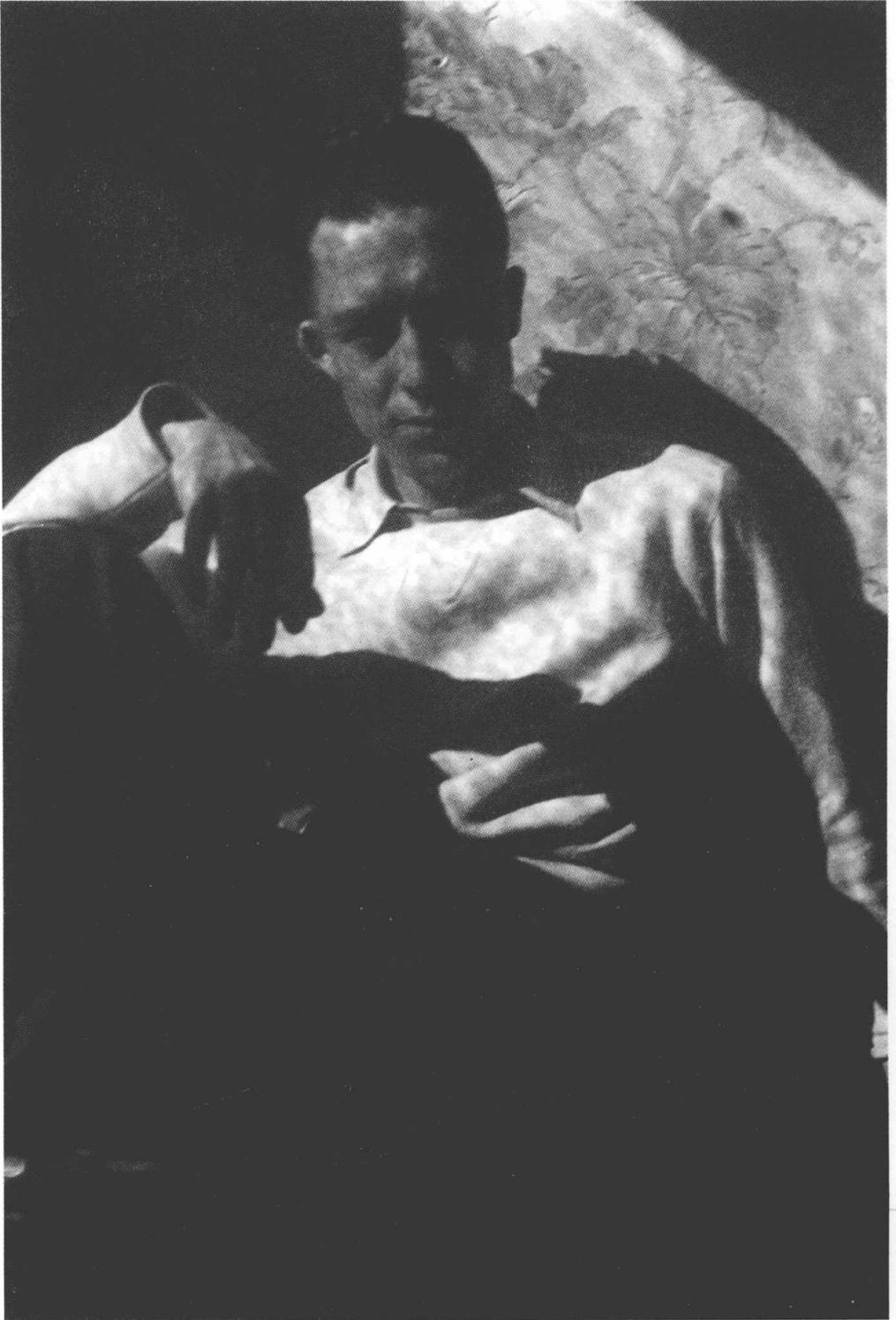
字 数 562千字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37 插页8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92-4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加缪一岁，他父亲在这一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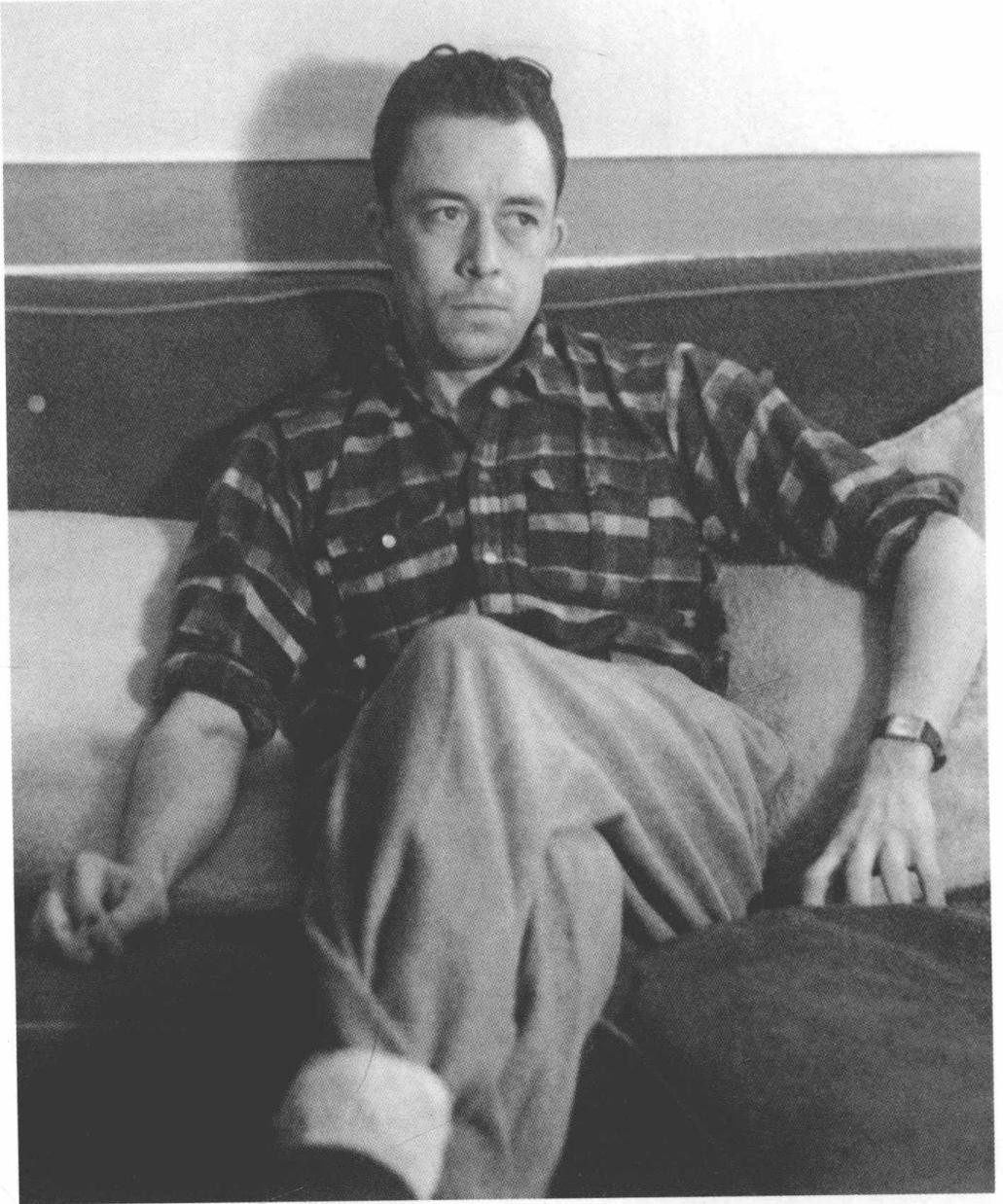
1930年12月，十七岁的加缪第一次得了肺结核。



1937年，二十四岁的加缪出版了《反与正》。



1938年，加缪和《阿尔及利亚共和报》的同事们。



1941年，加缪回到阿尔及利亚，《局外人》已经写完。



1940年，加缪与弗朗西娜·福尔结婚，并相伴终生。



加缪在《战斗报》的办公室里，他担任该报记者。



1943年，加缪与萨特夫妇成为好朋友。



加缪，1947年。



1945年，加缪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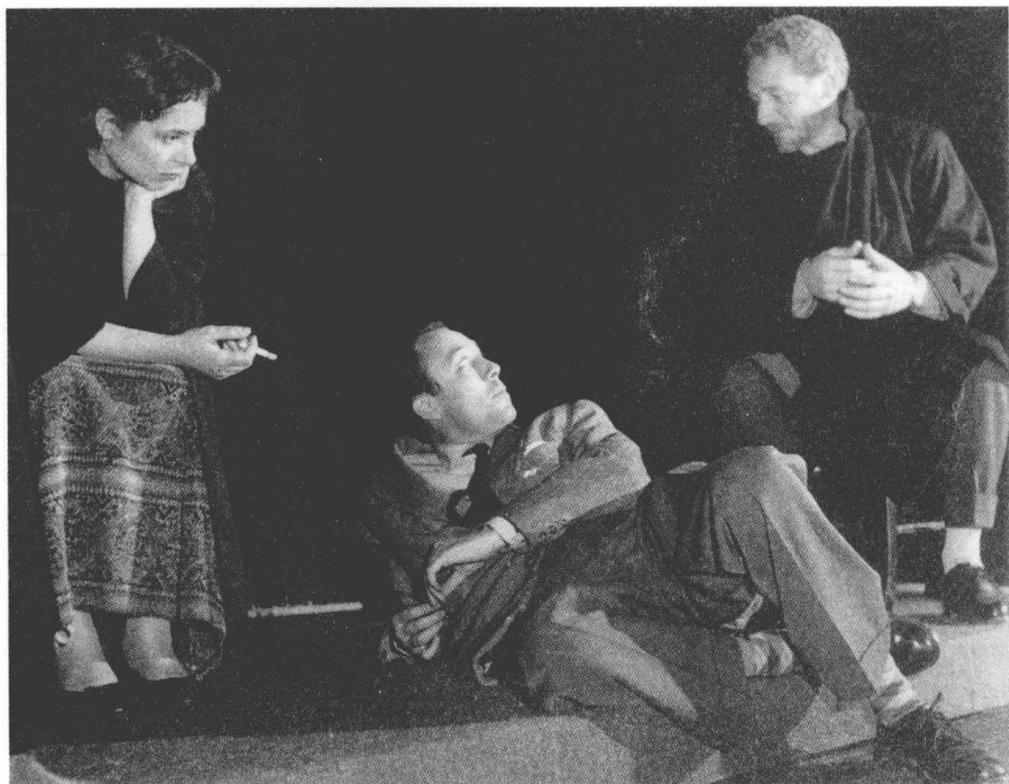
1949年，加缪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加缪在指导演员们排练他的戏剧《正义者》。



加缪，1952年。



1956年，加缪在导演《修女安魂曲》。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60年，加缪因车祸去世，安葬在普罗旺斯的卢马兰。

前 言

——西西弗神话与加缪神话

沈志明

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群星璀璨，加缪（1913—1960）不仅璀璨夺目，而且最受人喜爱。他的成名作《局外人》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所有的欧洲语言，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译文，仅日本就畅销四十万册，美国的销量更大，英语译本难以计数，总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普世佳作。《鼠疫》也在全球大量发行。他的作品独抒性灵，不拘一格；他的为人坚守信念，特立独行；他的事业独树一帜，举世瞩目；他的身世犹如乐曲，起伏跌宕，因在创作顶峰期车祸身亡，尤为引起普世惋惜和同情。

加缪之所以成为神话般的人物，恰恰因为他天生不具备成为神话的任何条件。阿尔贝·加缪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生于阿尔及尔一小镇。父亲祖籍法国波尔多，母亲祖籍西班牙。幼年丧父，母亲沦为女佣。作为贫困殖民者家庭出生的男儿，“小白人”与“土著人”打成一片，属于地道的“黑脚”（pied noir）^①。仅靠父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受重伤死于法国的庇荫，获得一份长期助学金，得以完成共和制公立学校教育。凭着聪慧好学，在良师益友的指导 and 帮助下，进入大学后就从事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已经颇具名气。

一九四〇年，加缪阔别故乡来到法国本土只身闯天下。可惜时运不济，恰逢第二次大战风起云涌，命途多舛：从同情受难者和分担战争带来的痛苦，到不怕表态反对德寇入侵，并积极参与与领导著名的地下刊物《战斗报》，完成了从精神抵抗到行为抵抗的艰难历程。其中最了不起的是发表反法西斯檄文：《寄语一位德国友人》，对纳粹严厉谴责的同时，对

^① 法国籍阿尔及利亚居民的俗称。

德国人民包括德国士兵不抱怀恨之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以博大的胸怀预言欧洲必将共和统一。一九四六年,加缪荣获抵抗勋章,但他公开表示不会佩戴,因为自己与牺牲的同志和同胞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二战后,这位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反对一切战争,谴责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权;这位公众人物的政治主张明确鲜明:“建立一种真正的平民和工人的民主”,“无情摧毁托拉斯”,“争取最卑贱者获得幸福”,“让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税收的管理和分配”,如此乌托邦式的口号,彼时却大受民众赞赏和支持;这位哲学艺术家(贝尔纳·昂里-列维语)怀着纯艺术的个体创作情怀,质疑二十世纪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并批判一切形式的现实主义,四十三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出人意料地毅然与自己过去的创作方法决裂,放弃表达荒诞哲理的艺术形式,追随普鲁斯特的创作方法,埋头创作《第一个人》。不幸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车祸身亡,时年仅四十六岁。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大辩论。“该死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了他的遗言。只可惜他的鸿篇巨制《第一个人》未能完成。随后,嘴上叼烟、身穿风衣的加缪遗像恰似同代电影明星杰拉尔·菲利普那样广为流传,更何况杰拉尔·菲利普是加缪的朋友,曾扮演过加缪笔下的著名人物卡利古拉。于是,加缪逐渐成了许多人的偶像。

时光流逝,随着欧盟逐渐形成和柏林墙倒塌而冷战结束,尤其北非逐渐多元化和民主化,加缪的声望愈来愈高涨,为准备纪念加缪逝世五十周年,法国总统萨科齐策划把加缪尸体移入先贤祠,支持者不乏其人,但有识之士认为萨科齐企图倚仗加缪的声望来抬高他愈来愈下滑的人气。终于在加缪的儿子力排众议,竭力反对下无果而终。让·加缪非常明智地让先父安息在法国东南部小镇卢马兰享受充沛的阳光,无疑这更符合加缪生前的愿望。

令人欣慰的是,正当媒体借纪念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大肆炒作的同时,法国知识界表现出惊人的成熟,对加缪的评价已达成共识,几乎所有的论者,谈到加缪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时,必然提到他和萨特的关系。不错,加缪与萨特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像十七世纪的拉辛和高乃依和十八世纪的卢梭和伏尔泰,两者从不同角度和高度为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作出重大的贡献。关于他们之间的